

# 高中中文選

第二輯



# 目錄

「海燕」行.....	丁玲(一)
歸來人.....	舒羣(四)
延安印像記.....	美·白修德(九)
毛澤東和中國革命.....	孔碧羽(二三)
記李春林.....	李雷(三二)
詩與宣傳.....	艾青(三四)
抗聯的父親——李老頭.....	馮仲雲(四〇)
發揚馬斌式的羣衆工作.....	東北日報社論(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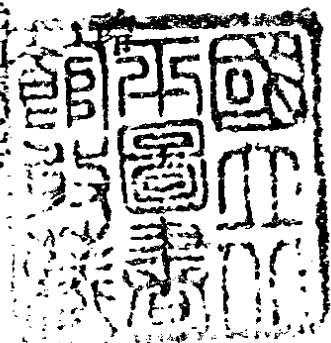
吉林聯合高中

楊名甲

7.

## 「海燕」行

丁



九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滅全中國，傾其全國的兵力，坦克大炮飛機，首先向華北掃來。那時候，是誰棄甲曳兵而逃呢？老百姓不但不敢挽留那些國軍以捍衛國家，並且想避免他們的擄掠也來不及。那些揀着美女安居在江南的頭子們呢？也害着同樣的恐日病，他們義務替敵人宣傳武器的利害，他們竟要模仿古代的亡國之君，賣國求榮。那時候國際的帝國主義者們，都坐山觀虎鬥，幾會見他們以什麼『美械』或『×械』來武裝國民黨的軍隊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進攻呢？這時候，日寇一日千里，壓境而來，但他們並沒有駭倒武器強劣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和徒手的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冀華北共存亡，打到鴨綠江邊』的口號下，人民與八路軍一起在敵後豎起了鮮紅的國旗，堅持抗日戰爭，堅持民族統一戰線，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指導下，與日本法西斯進行了八年的殘酷戰爭，用繳自敵人的武器來粉碎敵人的頻繁進攻和掃蕩，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而解放區却日漸擴大，九年的歷史是中國人民和代表中國人民的共產黨八路軍用血肉寫成的。假若沒有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堅持敵後的局面，中國是無法等到今天而早就滅亡了。中國人民要求的是什麼？是擺脫一切帝國主義與一切封建勢力的枷鎖，要求獨立和平民主。中國人民沒有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也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帝

國主義，反動派。

中國的反動派在日本法西斯的槍尖下，是個孱種，但當日本投降後，他們却在「美機」的支持下，英勇的向中國解放區和中國人民進攻了。這些娼妓們渴望維持他們的獨裁統治，甘心步溥儀的後塵，使中國又而臨淪爲殖民地的危機面前。大批的美國軍隊，美國軍火源源而來，裝備國民黨軍隊，用這軍隊來進攻各解放區。這些軍隊軍火而來的還有廉價美貨的傾銷，本來中國就無所謂領海領空的，現在連內河的航權也被出賣了，弄得僅餘殘喘的中國民族工業無法生存，農村經濟也將完全受到控制。但這是中國人民所不准許的，抗戰八年，八路軍從少數的軍隊從敵人那裏奪獲了大炮槍彈，擴大了自己。今天也不會爲美械所嚇倒，而必定會奪獲美械，而且事實上也已經從國民黨軍繳獲了美械。歷史證明，一切問題只能決定於人民，不相信這條真理的希特勒，日本軍閥已經倒下了，是不是還有人不甘心，不相信這條不移的真理呢！

可惜的是抗戰八年中，雖然是反共反人民，但總還可以拿消極抗戰的名詞欺騙一部份老百姓和大部份的部下，現在連這塊虛偽的遮羞布也沒有了。至於所謂「朋友」（當然朋友還是有，那是美國的人民和進步份子）的面目也慢慢蓋不住陰謀侵略的企圖，這些事實不特使全中國人民都警惕起來，就是那些被國民黨或美國訓練過的也忍不住跳出牢籠，大呼不顧內戰，不供好戰者的驅使而走向了堅持獨立和平民主的延安。劉善本上尉和他的朋友便是勇敢的海燕。劉上尉這次的飛延，是非常英明

的，是符合於中國人民的意志的，他現在受着廣大人民的歡迎，他在航空界可以算第一個，如同陸地上的高樹與將軍一樣，但也決不是唯一的一個，成羣的海燕將在他們的後邊飛向自由，飛向和平，現在是野霧四佈，黑漆一團。前途究竟是雲散天晴或者是暴風雨都很難說，但不管是怎麼樣，中國的前途是決定於中國人民。劉喜木上尉！我們向你歡呼，你的行爲也同我們的信誓一樣，它徵兆着中國前途的光明和勝利。

# 歸來人

舒羣

昨夜，我一夜沒睡着。我提着一個小包裹，獨自一人走向車站去。將要別了，這生我養我已經二十一年的故土。在路上，突然碰到弟弟正找我回家去過元宵節。我說：「你告訴媽，說我一會兒就回去。」這「一會兒」太長了呵，石將爛，海將枯，鋼鐵將成繡針。這「一會兒」放逐了無數的東北人呵，何止我，何止千萬。有軍人、有工人、有農人，更有那麼多的知識份子。在外面，他們受盡了困苦壓迫和摧殘。蕭紅死在香港。杜重遠死在新疆，辛勞死在浙江。張學良還被囚在重慶的牢獄。他們拼盡了最後的一滴血，大江南北豎起多少無名英雄的碑。

憑着多少人的理想和熱情，信心和勇敢，聰明和能力，青春和生命，終於換得這次大勝利的鑼鼓聲。這是勝利的夜，人都參加慶祝來了。喝酒喝到醉。跳舞跳到打滾。唱歌成了吵鬧。歡樂已經相似瘋狂。在這時候，再不分什麼我和你，什麼嚴肅和談諧，什麼節約和浪費。他撕破被子，撕出棉花來作火把。他用一個月的燈油，不惜澆在一個火把上。好像「再沒有冬天」，「再沒有夜」。抽烟的人，也不再找人對火了，他說：「劃根火柴吧。」

又個昨夜，我還是一夜沒睡着覺。一早，我攜帶所有的東西，和一伙人走到郊外去。在路上，我

碰到許多歡送我們的同志，互相握手，說着「再見」。我，我們東北人，早就有這麼一個還鄉夢。在山西時，我和史沫特萊隨軍同行三四個月，他這位外國朋友，也時常問到我：「你幾時能夠回家？」那時候我一直不能明確的回答。時到今天，又近九年，我才真正回答了他。這個回答，再不模糊，再不是夢，而是事實，是行動。我是在向東北方，邁着步子，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此刻我二十幾年不會再來的童年幻想，却又來了：「人爲什麼不長翅膀呢？」

我幾個月的時間，幾千里的路程，日夜的趕呵！的確辛苦。但一切的辛苦，都會在還鄉的一剎那的想像中，消失乾淨。

當邁進東北門檻的時候，我腳踩着了東北土地，眼睛瞅着了東北景色，耳朵聽到了東北土音，鼻子吸着了東北風土味。一句話說，我確實置身於東北的天地間了。我十數年的流亡日子，總歸終止於今年今日今時了呵！

我忘不了這次歸來的行程，特別是東北第一夜。我住的那個鎮子，叫四海冶。它在偽滿國境上，佔據一個重要前哨位置，所謂居高臨下，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擋之勢。四周的舊城牆，修補得沒有一個缺口，似乎連耗子洞都堵嚴實了。城內幾乎看不見別的，到處都是敵軍兵營，偽軍兵營，憲兵隊，警察署，火藥庫和監獄。其間的角落和夾道中，摻雜着被擠扁了的老百姓的小房子，小得差不多祇够容身甚至立腳之地。和那些大衙門口比起來，那些老百姓的小房子，簡直不重要，不存在的樣子。一

所監獄的房子，竟在五十間以上。它的地面，大約佔全城的十分之一。憲兵隊的拘留所，也足夠容納五六十人。不怪老百姓的房子，小而且少，監獄已經成了他們常年的住宅。因此，四海治如果叫做鎮子，還莫如叫作大兵營和大監獄，更莫如叫作「小滿洲國」。實際所謂「滿洲國」者，也無非兵營和監獄的代名詞而已。這種變態一時的絞殺場，除去房架子，祇剩下一堆堆的破銅爛鐵，碎磚殘瓦了。如此景象，不管誰一看見，就可想到敵偽的末日，是如何連滾帶爬逃之夭夭的樣子。作爲「滿洲國」縮影的四海治，足夠說明整個「滿洲國」的下場了。我過路時，故意問一個小女孩子的國籍，她回答：「我是中國人。」我又問：「滿洲國呢？」她再回答：「打跑啦。」晚上，我就住在這小女孩子隔壁的敵人憲兵隊，這所空屋子，窗門都沒有了。一進門，我覺得比外頭都冷。東北的十月天氣，已經冷了，夜裡比白天更要冷的。我怎麼睡呢？當我躺下以後，却感覺十幾年來過了幾個好冬，也過了幾個好的夜，都比不上這個夜暖呵！

這個夜裡，我比白天更清醒，想起許多的事。特別想起今天在路上遇見的那位姓李的老太婆。她騎着小毛驢，這小毛驢是新買的，還不慣於主人的吆喝，在路上闖來闖去，我有時給她趕着，有時給她牽着，這樣一起同行二三十里。對我說，她是我這次遇着的當地第一個同鄉人。對我說：我是她生來頭一次遇見的還鄉人。我們都不由自主的彼此感到格外的親切啊！她有那麼多話要說。十幾年來不敢說的話，都想一口氣傾吐給我。但她又不住的重複着：「你們再不來呀！咱們今年就過不去冬呵！



不餓死也得凍死啦！別說買毛驢，連驢毛也買不起呵！我還能騎毛驢在國境上走？一不管那小驢怎麼調皮，怎麼不聽話，她始終捨不得打她一下，雖說她手裡拿着柳條子，却白拿了，像是裝樣子，別說打，就是說話的手勢，她都分外小心，可不敢爲一下的衝動，不注意再掙破衣裳，這衣服，還是她嫁給老李家過門時穿來的。她這農家女，捨不得穿那新衣服，一直包在包袱裏，包了二十幾年，從僞滿開辦起，她穿的一天比一天少，沒法子，才把那新衣服穿上身，一直穿到破，穿到袖綻落補綻，穿到現在連碰都不敢碰的程度，整整穿了一個僞滿時代，她說：「衣裳不行啦！人也不行啦！」她的兒子和孫子，連她自己，這兩年一家人一年忙到頭，一切的糧食，都給人家送去「出荷」，而配給她們的都是包米麵糝橡子麵。一位吃這樣東西生活的老人，難怪她說「人不行啦」。就連她僅有的一點智力，也下降到可憐的程度，長久不出門，連東南西北都辨不清楚了。僞滿時所說的「國境」，經常在戒嚴的狀態中，像她怎敢出門，走近這可怕的禁地呢？隨便她怎樣衰退和下降，她的記性非常強，一天比一天強，她永遠記着對敵僞的仇恨。她和我一提到敵僞的字眼，總是咬牙切齒：「恨不得吃這些小子的肉，剝這些小子的皮，」過去的不提了，將來呢？她說：「這回，可該讓我們過幾天好日子啦！」接着，她又問我：「你說是不是？」我肯定的回答她說：「是！」

十四年來，東北人民死的已經死了。活着的，吃沒吃，穿沒穿，話不敢說，路不敢走。東北人民這種奴隸生活可謂「苦難深重」。如果我不回答「是」又回答什麼呢？

現在，從東西兩面已經打垮法西斯，全世界奠定了和平的基礎。山海關以內的中國內戰，也由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而終止了。可是山海關外的中國，許多地方正陷于戰爭中。如果世界是和平的世界，中國也該是和平的中國，東北也該是和平的東北。如果說中國需要和平，東北更需要和平。爲什麼越要和平的地方，越要在戰爭呢？「這回該讓咱們過幾天好日子了！」這無異於「這回，可該給咱們一個好東北啦！」這不僅是一個姓李的老太婆的希望，而且是全東北人民共同的要求。在這裡，我順便傳達一聲，希望國民政府尊重東北人民的希望，要求國民政府尊重東北人民的要求，在東北首先停止內戰。

## 延安印象記

美國 白修德

當你從北國，從那些禿頂的黃土山峯的上空降落到延安時，你將疑心是到了一個人跡罕到的，有嚴重感的地方了，一個可愛的唐代的古塔，黃黃地豎起，和藍色的天空不大相稱。……

市區裏面有四萬多人。其中一萬一千是還沒這段歷史記載以前的陝西本地人，其餘則是首腦和心臟，中國共產黨中心及其他各行動機構的人物，

一切事物都圍繞着兩叢房屋，那裏面是軍隊的總部和黨的總部。軍隊總部隱蔽在山脚下的一個清明美麗的花園中的，用泥和灰色的磚所造成的一些建築物裏，黨的總部，則在相隔三哩的河上那兩棟巨大的磚塊建築裏。

從這兩個不同的總部裏發佈出命令與指示，給予那滿佈在這大地上的共產黨運動的團體與機關，給予那廣大的游擊隊，給予那在日本佔領的城鎮裏作地下工作的人，給予那把共產黨聯繫在一起的無線電通訊網。

延安的本身並不重要，它祇是考察廣大的日本佔領區的一個窗戶，一個巨大而又打開的觀測筒。在這一小塊黃土中的人民，是共產黨抗日戰爭中的眼睛、耳朵、神經和觸角。通過這些眼睛和耳朵，共產黨就決定了對於那些不斷與日本軍隊及其他偽作戰的游擊隊的方針，決定了對於其軍隊及武裝民軍

的政策。當你聽他們談話的時候，好像是誰打開了火爐，而你可以看到這火爐裏面的可怕的仇恨之火。

在中國，在日軍前線的後方和側翼，從一九三七年以來都在毫無休止地作戰。共產黨軍隊能夠統率兩萬到三萬有訓練的戰士在一個區域裏單獨行動。在這些抗敵力量的後面，還有着農民羣衆擁護的基礎，他們散佈在日本交通線的後面和周圍，佈滿了整個華中和華北。有一些長兩百哩，寬一百哩的地區，敵人不敢涉足。

這個組織不是像獵人式的武裝狙擊隊，也不是像中國式的江湖好漢。這是一種重要的，完整的軍事政治運動，這種運動至少可以說暫時解決了中國農業社會裏的一些最麻煩的問題。八年之前，華北還是個落後的，不幸的政治真空管，中國的新的部份是限於城市和有鐵路的地帶。那些住在山村與無交通鐵路線的平原裏的農民，仍陷於半封建的無知的境遇裏，作着奴隸而無終止地勞動着，是土地與地主的俘虜。

聰慧而精明，且具有二十四年無情的鬥爭經驗的共產黨，知道了農村社會裏的緊張是何等的巨大，知道了在地主與無地的人們間，在貧人與富人間那種必然的鬥爭中，鎖住了多大的力量。當他們的軍隊擴展時，像一個運輸部隊一樣，同時帶去了政治組織的人員，這是去作社會機構的改組工作。他們告訴農民去選舉自己的政府和官吏，督促他的減租，把利息從年息四分減到二分。對地主提出保證，交租交息。在戰事開始時喪失了本來的事業的都被請回來輔助政府，任爲行政人員。他們解決了內部

的巨大的緊張問題，進而至於共同應付這一對外的抗日戰爭，這一件事已經得到一切了。

抗日戰爭，使得共產黨在人民中受歡迎，共產黨給予農民以保護，而他們則一心抵抗日本，這是中國農民對日本軍隊發洩深仇大恨的一條唯一可能的道路。

共產黨的正規軍，通常以一個連或四五百人的支隊出發活動，他們基本的武裝是從日本軍隊和那些祇在特殊環境中才作戰的軍隊那裏獲得的。

農民自己曾經提高了地雷戰術到一個高度的水準。共產黨開始教農民地雷戰術是在兩年之前。現在各地的報紙報告地雷英雄的業績，正如美國的體育新聞裏報導棒球勝利者一樣。古廟裏的鐘和碎片都拿到兵工廠去，而兵工廠則給農民以等量的地雷殼，這些地雷，由農民裝滿了本地的黑硝藥或游擊隊政府所出產的無煙火藥。用瓷器，木頭和石頭作成的地雷，也有小河中的踏脚石被裝上了地雷。日軍的碉堡周圍也安了地雷，一個不慎的日本守軍如果觸動了機關，它自己就會爆發。有些鄉民的地雷全裝在他們住所的附近，每晚留一條不同的安全的進路。當日本兇猛進攻的時候，地雷可能隨處轟炸——在天井裏、門旁，在繫繩的柱子旁都有。

● 這些農民也愛手榴彈，他們自己用黑硝和本地信管製成。你可以到一個農家去看洗衣作飯的主婦，而在她頭上的與物架上，便有兩個準備作用的手榴彈，這是農民完全專心致志於戰爭和抵抗的一部份。抵抗同時形成了經常傳遞的最完善的情報網。日軍一切動作和車輛行動，都逃不脫農民的注意

和報告。山上有一些長竿竿上有毛，遠遠看去便像是金雀枝。那是他們的警報信號。當山頂上的哨兵看見底下路上的日軍動作。這些長竿就橫倒下來。每一個鄉村都動員到了如此的程度，在警報指示的一瞬間，每個公民便曉得應該如何動作，婦女和小孩即隱蔽到山裏隧道中去了。

在平原沒有山坳隱蔽的地方，則在真正的地下進行戰爭。農民開頭在各自的村莊修築隧道以資躲藏，然後一個一個村莊連接起來。現在有些地方的隧道網可通若干哩並備有空氣流通的小孔以防毒氣。如果日本人要帶一枝槍爬進這樣的一個兔穴，其生命是掌握在這些農民的手中的。

延安的黨校與會議的地位，像一個實驗室和專題討論會。各地區的經驗與實驗，在那裏要受到討論、分析、辯論，而昇華成爲黨的政策理論。黨和軍經常吸收前線地區裏民衆組織中的活潑有力的精華，在學校裏訓練他們，而又再把他們送出來。據一個黨領袖的估計，有三萬到四萬這樣的幹部會在延安受過訓練。

# 毛澤東和中國革命

孔碧羽

毛主席就好比是太陽，

好比從東海上昇的一盆花，

好比從天空過來一道金，

咱邊區人民歡到一條心。

——孫萬福

這是陝北一個五六十歲的種地的莊稼漢，孫萬福信口吟唱出來一篇有名的詩歌。

在先，孫萬福是個窮人受累多半輩子，租種人家的田地，打下糧食給地主送去；一年年拉下了不少飢荒，過的是挨餓受凍的日子，自從他們那裏鬧起了革命，中共山中央到達陝北以後毛主席號召發展生產，孫萬福的家就發起來了。年年有餘糧，老頭子實在高興，更加努力作活，日子過得更興旺，大家因為他生產努力，選舉他為勞動英雄。

13  
一九四三年初冬在延安安全邊區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毛主席親自去慰問他們，孫萬福老英雄帶着感動的熱情握住毛主席的臂膀說：「我們翻身了，賬也還了，家也有餘糧，真是大翻身啊，沒有忘

毛主席我們一輩子在地下也爬不起來的。」

在解放區每個老百姓都用自己詩歌一般的語言，稱頌毛澤東，他們說：毛主席是當今天下的聖人，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湘潭韶山村，今年五十三歲。是中國廣大人民的領袖。——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所以人家都稱他毛主席。

毛澤東幼年就有一種戰鬥的性格，他在私塾念書的時候，長沙發生了一次飢荒暴動，滿清政府捉住幾個暴動領袖，全給砍了頭，毛澤東那時候就從衷心裏同情那些被殺害的人們。

他很快就參加了革命活動，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不久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工作。

民國十三年以後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與聯俄聯共聯工農的三大政策——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一九二五年的大革命，中山先生逝世後，到了二七年，國民黨反動派，背叛了革命，投身帝國的懷抱，屠殺人民，毛主席就下鄉組織農民發動游擊戰爭。並與朱德將軍會合於井崗山上，成立了工農紅軍，反對那種封建地主洋奴買辦與官僚軍閥相結合的爲帝國主義所豢養御用的反人民的政權。

紅軍日見發展，粉碎了敵人五次圍剿，他們在井崗山一帶創造了紅色蘇區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毛澤東擔任中央政府主席。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領導下，提出了抗日主張，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對外是堅持投降，抱絕對不抵抗主義；對內是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一九三四年，毛澤東領導紅軍北上抗日，歷盡千辛萬苦，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於三五年到達陝北。發動人民進行八年苦戰，終於用戰鬪的鮮血澆滅日本法西斯強盜侵略的火焰。

毛澤東的思想，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是以中國民族形式表現出來的馬列主義的科學，是中國社會走向解放的路燈，是中國人民反對法西斯強盜侵略的民族解放鬪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的名字，是中國人民的福音，毛澤東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救苦救難與服務於人民。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那浩然瀟灑的氣魄，歷史上沒有誰可以和他比擬。

當一九三六年西安變十二事變的時候，蔣介石因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被扣留，日本法西斯強盜，在那裏想儘量吹起內戰的火苗，毛主席提出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民族，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強盜侵略戰爭。

毛主席爲人和藹謙虛，富於真正人民英雄所特有的那種使人感到十分可親可敬的氣度，當你走近他的身邊，聆聽他講話，就好像春三月裏的和風吹拂過大地，立刻有新綠的草色呈露一般，自自然然給你帶來一種新生和鬪爭的力量。

在抗戰初期，日寇法西斯強盜，簡直猖獗極了，那些被投降主義和失敗主義附體的國民黨反動派，陰謀破壞抗戰，毛主席寫了一篇有名的著作「論持久戰」。從客觀實際出發，分析中國必勝，敵人必敗的具體條件，歷史證明了毛主席偉大的科學預言，今天已經都成了現實。

毛澤東，治學問治國家的要訣，沒有別的就是「實事求是」的作風。他常常教育他的同志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是規律性；「求」就是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主席的最主要的偉大名著之一，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二十多年具體實踐的經驗所凝成的結晶體。

在這裏，毛主席告訴我們，今天中國的革命，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革命，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的軟弱特點，一方面雖有革命性，另一方面又有妥協性，他們實在不能夠澈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

在五卅運動以後，中國的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成長，與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的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力量。而這些階級或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成爲中華民主

共合國的構成與政權構成的最基本部分。……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合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毛主席給我們指出：「革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國家的構成與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同上）

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的講演裏，用最淺俗的語言解釋共產黨的政策，他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中間階級。……」：「……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使農民有衣穿，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地主也有衣穿，有飯吃。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扶殖工人的政策，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有利可圖。……」

這是毛主席從中國的國家實際上情況出發，所規定的革命的具體政策，是完全合乎中國國情的政策。

一九四五年秋後，中共中央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主席的輝煌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呼喊，是全中國人民的基本政治要求，通過毛主席的聲音表現出來。

毛澤東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動力。」這是毛主席在論

「聯合政府」裏邊告訴我們的名言。

日本法西斯投降以後，爲了國家民主化的問題，毛主席不憚辛勞，不辭大險，親自赴重慶和蔣介石會談簽訂了「雙十協定」。奠定了和平民主與團結的新中國的基礎。

今年一月間，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各黨派及無黨派的民主人士，濟濟一堂，以民主合作的原則，協商國是，就是根據毛澤東和蔣介石會談的「雙十協定」的精神而來的。

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民主鬪爭的一個偉大的勝利。這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原則指導之下的勝利。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裡早就告訴我們：「……各國內部的問題必須按照民主原則來解決。世界是引向進步，絕不是引向反動。……」

同時毛主席也嚴肅的指出：「應該提出充分的警覺，了解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願看見全國人民與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與解放。……」（毛澤東：

「論聯合政府」）

問題正像毛主席的科學預見，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正是極力企圖取消和推翻政協決議，仍然想維持一黨專政，他們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公開通過決議反對政治協商會議，他們照舊撤開特務，到處搜捕毆傷民主進步人士，非法蹂躪人權，摧殘人民的言論自由。

但是歷史的車輪是前進的，不是後退的。那些想要迫住歷史車頭的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必定

要碰個頭破血流，甚至殞滅最後將死無葬身之地。

毛澤東，對於反革命有無限的海水一樣深的仇恨，而對待勞動人民和自己的戰友，是充滿着最高的無產階級的愛。

● 記得在陝北拐茆那地方一個野戰醫院裡，從黃河那邊運過來一個傷兵，他的腹部被敵人的子彈射傷了，人已經瀕臨於死的夢境，發出極微弱的呻吟。

可是，忽然那傷兵一度清醒過來，睜大了眼睛，呼喊：毛澤東，我想看看你，我革命了六七年，從來沒有見過你呀。……」

這個消息傳到了毛主席的耳朵裡。

毛主席就在一個大熱天騎了一匹馬跑去看他。

但是那個戰士，這時候已經不大曉得人事了，別人俯在他的耳朵前呼喚了很久，他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皮，嗽了嗽有一個黑人站在他的床邊，等到他自己的意識裡知道站在他身邊的人就正是毛主席，他的手舒伸出來，而此刻他已經沒有用言語表達自己感情的能力了；只見他嘴唇微微在顫動，眼裡流下了一滴最後的淚珠。

「你是我光榮的同志，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毛澤東彎下腰，向他耳邊親切地說了這句話；當時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受感動，沒有一個人的心不感到深沉的悲痛和偉大的無產階級之愛的溫暖。……

毛澤東，可以稱得起是敏而好學的人，但他的態度又可以說是大智若愚的，他的學習非常虛心懇切，他的胸懷渾厚濶大如同海洋一般寬闊……絕無一息浮薄凌厲之氣象，他時常教育自己的同志：「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智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不行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農村調查序）

毛澤東有豐富淵博的學問，他能把最深奧的社會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道理，用極淺俗活潑的語言和樸實優美的文章形式表現出來，而又那麼富於我們中華民族所特有的風格與情調。他的理論知識，不是那些教條主義者的抄襲書本，而是經過實際鬥爭的熔爐提煉出來的結晶，是活生生的現實鬥爭的進軍的號角。

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比毛主席更了解知識份子的了，他說：「中國的民主運動，知識份子首先覺悟的成份，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然而知識份子不與工農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毛澤東：五四運動）

所以知識份子要與羣衆結合，要爲羣衆服務。」（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講話）

毛澤東對工農兵有深厚的感情和熱愛，他曾經擔任過中國農民協會第一任主席。他說：「……拿來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

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講話）

他告訴我們今天的時代是：「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當權的朝代。」（同上）

毛澤東的心，深藏着羣衆的苦樂，他體貼羣衆，瞭解羣衆的痛苦和要求，如同他自己的痛苦一樣；只有他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領袖，只有他才是現實世界裡普照衆生的太陽。

毛澤東的主張就是人民的主張，他真正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偉大的人民救星。

讓我們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前進吧！中國的路，毛澤東的路，將開放出自由民主和繁榮之花。

## 記 李 春 林

李 雷

## ——人民代表畫像之一——

那些天，衆人選舉我當村長，

我不禁滴下眼淚來了，

真是做夢都不會想到

我李春林一步邁得這麼高。

我十歲，就僱出去放牛，

以後又給人家「扛活」

整年在外頭，

穿不起靸鞋

脚被山柴楂破了，直淌血；

冬天也沒有被蓋，



就匍匐個睡覺，

——人小，棉衣開花了，虱子咬。

蒲草篷，原本是我的家，

但，這裡沒有我說話的地方，

更沒有一根房椽

許我歇蔭涼，

我有苦沒處訴，

再也談不到伸冤，

有眼淚只好往肚裡嚥。

冬至月裡，冰鋪地，

而柳匠屯的河邊

吹來了民主的風氣，

區長讓我講話，

自己不敢出頭，我怕呀！

怕的是那兩個惡棍

——胡錦波同郝起家，

又想，這世上能有人

肯給咱們莊家漢「作喬」嗎？

「不要緊，有我給你作主。」

他再誠懇地囑咐，

帶着感動的激情

我說：「區長同志，舒德風

你簡直是我的一奶同胞——親弟兄。」

我說「區長，這有一個比方，

我好比是個陌路人，

天黑了，走得人困馬乏，

心焦，尋不見目標！

而你就好比月兒上柳梢

照給我一條康莊大道。」

於是我覺醒了，起來控告：

我家裏只有一小塊山坡地，

自己給別人當僱工，

空不出手來「事弄」；

又趕上年頭不濟，

秋後就沒有打下幾顆穀粒；

而郝起家同胡錦波

還打罵着，立逼我窮人「出荷」。

我拿不出糧食，打發不了這些「英雄」；

● 他們就用開水澆盪我的頭頂；

多虧是王樹源他媽

老人家從旁說了一句好話，

才饒恕我這一條性命。

大家知道 特務們

都是心藏三把刀，

我一想躲過了這遭，

還躲不過那遭——自己就滾開腿跑了。

他們一怒 衝進了我的家，

在家裏橫翻豎挑，又敲又打。

鬧到歸終：

搶去我僅有的三斗小米，

二斗高粱三百斤穀草，

逼得我孩子哭老婆嚎！

唉，說起來往日那個「難」，  
不管是配給什麼，

都臨不到我李春林名下一點。

而他們擄索百姓的罪行

那就數不清了，

又是雞蛋又是勞工又是錢。……

我被押送去渾河修鐵道，

吃的是發霉的高粱麵餅，

住的是疏稻鋪的潮地；

睡得我滿身起了疥瘡和癬，

而我在那兒受罪，

他們却在家裡享福——吃喝嫖賭玩。

胡錦波 郝起家呀

「你是什麼心肝！」

這樣 我越說越有勁，

我的聲音是那麼宏朗而鏗鏘，

我再不怕誰，也不再縮頭縮臉；

我覺得我李春林

今個身強力壯——簡直大氣滲天。

我覺得我不是爲自己講話，

我是代表大家夥，替衆人伸冤；

我聽見在自己的腳邊，

發出了海潮一般呼喊：

——打死特務，槍斃狗漢奸。

想起，我李春林

以前像一支毛毛的蘆葦，

活在蒲草窪的世上

任牠雨打風吹；

一個人自生自滅

——在那裡枯渴 顫慄 衰微。

我李春林從前還像一只螞蟻，  
在一塊地頭上爬來爬去，  
隨時都有被人蹂死的危機。

可是今天變了，我李春林

一碰見八路軍，

這就交了翻身的大運。

告訴你

好比親兄奶弟，模樣像得很，  
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2)

就像一篇古話：

一家子親哥倆，

哥哥爲人老實，在那裡

拿鋤頭種田地，

用汗粒換成穀粒；

兄弟——年輕力壯

扛鋼槍 守四方。

這樣人家底日子，

那能不過得叮噹響？

我這是說：老百姓沒有八路軍，

就永遠不得翻身，

而八路軍沒有老百姓，

革命就不會成功。

俗語：「花好還得綠葉扶」，

一棵大樹底下總有深厚的泥土。



說到那樹 咳，  
是樹都有偏偏枝，  
是人都有偏偏心，  
有些人和我們作對  
就嚇虎我說：

「八路軍有飛毛腿，  
他走了，你李春林還靠誰？」

我的心向着八路。

八路軍下海，我跟着下大海，  
八路軍上高山，我就帶路——走在前邊；  
我不是那看風打旗的脚色，  
我更不會一只脚撐兩面船。

不要你們掛心，我李春林

頂天立地 好漢做好漢當，

找一條魚腥不了你一鍋湯，

我今天已經認識了

自己生命裡的太陽——普照衆生的  
共產黨。

去吧，你這些

狗頭鼠腦的傢伙們，

給我滾蛋；

我李春林，人窮志不短，

推米不用你的鹽——自己抱碾桿。

哼，你們的王道樂土

早就頹塌了，

今天再不能在我們  
受苦的人民身上打算盤。

我這個代表要爲人民做事，  
爲了拯救人民的苦難

在夏天我不怕熱，

在冬天也不怕風寒。

你看，將來春風吹綠了天邊野草，  
也會把我

李春林底名字吹遍於人間。

## 詩 與 宣 傳

艾 青

文學是人類精神活動方向之一；人類藉它「反映」，「批判」，「創造」自己的生活，它永遠不可能逃避它對生活所發生的作用。它應該把自己的根鬚放植在生活裏——生活是一切藝術的最肥沃的土壤。

詩，如一般所說，是文學的峰頂，是文學的最高樣式。它能比其它的文學樣式更高地，更深地，也或者更寬濶地表現了人類的全般生活和存在於生活裏的全般的意欲。它對人類生活所能發生的作用也更強烈——甚至難於違抗。某些特出的詩作裏所傳出的深沉的聲音，縈繞在我們的記憶裏多麼久遠啊……那些聲音，常常在我們困苦時給我們以人世的溫暖，孤寂時給我們以友情的親切——我們生得不卑污，不下流，我們始終挺立在世界上，也常常由於那些聲音在我們危厄時能喚醒我們的靈魂。

對於詩的評價，不應該偏重在：它怎樣排列整齊，怎樣文字充滿雕琢與鋪飾，怎樣學習了東方的雨天的蒼溜，等等……却應該偏重在：它怎樣以真摯的語言與新穎的形象表達了人的願望，生的悲與喜，由暗淡、命運發出的希望的光輝，和崇高的意志……等等。

詩，不是詩人對於世界的盲目的無力的觀望，也不是詩人對於一切時代所遺留的形式之卑賤的屈辱；不是術士的咒語與賣藝者的喝叫，也不是桃符與變化給死者的紙錢。詩，必須是詩人和詩人所代

表的人羣之對於世界的感情與思想的具體的傳達和爲了適合這傳達的新的形式之不斷的創造。詩，應該盡最大限度的可能去汲取生活的源泉。

● 人類生活是豐富的，繁雜的。詩人生活在人類社會裏面，呼吸在人類歡喜與悲哀裏面。他必須通過他的心，以明澈的觀照去劃分這豐富與繁雜的生活成爲兩面：美與醜，德性與惡行；他會給一面以愛情，給另一面以憎恨。不管詩人如何看世界，如何解釋世界，不管詩人採用怎樣的言語，隱蔽的也好，顯露的也好，他的作品，被追究到盡頭，總是表白了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人羣的意見的。

因此，任何藝術，從它最根本的意義說，都是宣傳；也只有不叛離「宣傳」，藝術才得到了它的社會價值。

● 創作的目的，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意欲，思想，凝固成了形象，通過「發表」這一手段而傳達給讀者與觀衆，使讀者與觀衆被作者的情感，意欲，思想所感染，所影響，所支配。這種由感染，影響，而到達到支配的那種在作品裏的力量，就是宣傳的力量。

發表是詩人與讀者之間的橋樑，這橋樑由藝術的此岸達到政治的彼岸。詩人通過發表才能組織自己的讀者，像那些英雄之組織自己的擁護者一樣。發表是詩人用以獲取宣傳的效果的一種手段。

當詩人把他的作品提供給讀者，即是詩人把他對於他所寫的事物的意見提供給讀者，他的目的也即是希望讀者對於他所提供的意見能引起共鳴。沒有一個詩人是單純爲發表作品而寫詩的，但他却不

能否認他是爲了發表意見而寫詩。

因此，一個詩人，無論他裝得怎樣真摯，或者竭力說他的那種創作精神如何純潔，當他把他的作品發表了，我們却永遠只能從那作品所帶給人類社會的影響（也包括那作品之對於全部藝術的影響）去下評判，就像我們看任何一個已出嫁了的女人之不再是處女一樣；任何作品都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推辭自己之對於社會的影響，就像任何女人都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推辭那神聖的繁殖之生育的義務一樣。

不要把宣傳單純理解做那些情感之浮泛的刺游，或是政治概念之普遍的灌輸；藝術所能盡的宣傳作用比這些更深刻，更自然，更永久而又難於消泯。如果說一種哲學精神的刺激能從理智去變更人們的世界觀，則藝術却能更具體地改變人們對於他們所生活，所呼吸的世界的一切事物之憎與愛的感情。詩者對於自己所信任的詩人的給予他們的影響，常常是如此地張臂歡迎。我們在自己生活周圍，對於某些典型引起尊敬，對於某些行爲引起愛慕；而對於另外的一些典型引起嫌惡，另外的一些行爲引起卑視，豈不就是由於藝術家們給我們的批示而更加顯得明確麼？

④ 宣傳不只是政治目的的直接反映，不只是粗率的感情之一致的繃絡，也不只是戲劇性的效果之急亟的獲取；一件高貴的藝術品，一篇完美的小說，一首誠懇的詩，如果能使人們對於舊的事物引起懷疑，對於新的事物引起喜愛，對於不合理的現狀引起不安，對於未來引起嚮往；因而使人們有了分化，有了變動，有了重新組織的要求，有了抗爭的熱望，這一切，豈不就是最明顯的宣傳力麼？

中國抗戰是今天世界的最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與結果，是與地球上的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命運相關的，不，是與全人類的命運相關的。而中國人之能享受人所應有的權利或是永遠被人奴役與宰割，將完全被決定這次「抗戰」的勝敗上。詩人，永遠是正義與人性的維護者，他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應該採取一種明確的態度：即他會對於一個掙扎在苦難中的民族寄以崇高的同情吧？穆斯如拜給他以啓示，他將也會以撫慰創痛的心情，爲這民族的英勇鬥爭發出讚頌。爲這民族的光榮前途發出至誠的祝禱吧？

我們，是悲苦的種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積壓下來的恥辱與悔恨，將都在我們這一代來清算。我們是擔戴了歷史的多重的使命的。不錯，我們寫詩；但是，我們首先却更應該知道自己是一「中國人」。我們寫詩，是作爲一個悲苦的種族爭取解放，排脫枷鎖的歌手而寫詩。詩與自由，是我們生命的兩種最可貴的东西，只有今日的中國詩人最能了解它們的價值。

詩，由於時代所課給它的任務，它的主題是改變了，一切個人的哀嘆，與自得的小歡喜，已是多餘的了；詩人不再沉溺於空虛的遐想裡了；對於花，月，女人等等的讚美，詩人已感到羞慚了；個人主義的英雄也失去尊敬了。

新的現實所產生的一切新的事物，帶來了新的歌唱，作爲中國新詩的新的主題的應該是：這無比英勇的反侵略的戰爭，和與這戰爭相關聯的一切思想與行動；侵略者的殘暴與反抗者的勇猛；產生於

這偉大時代的英雄的人物；民主的世界之保衛，人類向明日的世界所伸引的希望……等等。

人類世界將會有一日到達了新的理想：那種橫亘於幾千年歷史裏的原始性的屠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是會消滅的；全人類的智力與體力都在對於自然之更廣大的利用與克服上顯出力量來；而且，人類將會更無限止地發揮自己藝術的創造力，而所有的努力也將會專心在如何以增加萬人的愉悅；這樣的聲音，已經召喚在我們這時代的最忠實的詩人的願望中了。

但是，現在却是淒慘而又悽苦的一些歲月向我們流來。我們每天所過的生活都像是被壓倒在一個難於掙脫的夢魘裏。我們連呼吸都感到困難……中國實在太艱苦了，他正和四面八方所加給他的危害相搏鬥，貪婪的舊世界想把他犧牲給法西斯的強盜們——以四萬萬五千萬的生命去喂養那些胸口長毛却又穿着燕尾服的軍火商和軍閥啊！以幾千年來都是屬於我們自己祖先的這國土，給那些手裏握着血刃的殘暴者去踐踏，並且將由他們來奴隸我們和我們的無數的未來者啊！

詩人們，起來！不要逃避這歷史的重責——以我們的生命做爲擔保，英勇的和醜惡與黑暗，無恥的暴虐，瘋狂與獸性做鬪爭！

在今天，無論詩人是怎樣企圖把自己擱在這一切相對立的關係之外，他的作品都起着或正或反的作用，誰淡漠了這震撼全世界的正義的戰爭，誰就承認了，幫助了侵略者的暴行。

有良心的不應該緘默。用我們詩篇裏那種依附於真理的力量，去摧毀那些陳腐的世界的渣滓！而



我們的作品的健康與太陽一樣，爽朗的精神，和那些靡弱的，萎頹的，癱軟的聲音相對立的時候，也是必然會取得美學上的勝利的。

## 抗聯的父親——李老頭

馮仲雲

我腦海裏所永遠不能消失和遺忘的人，「就是在東北抗聯和抗日的救國會中的老交通員——李老頭。」他的足跡曾踏遍了抗聯各軍，和各地的抗日救國會。在那時，抗聯各軍和各地抗日救國會的負責同志，很少不知道這個老交通員的。他常常自負地說「我是抗聯的父親呢！」而同時真個全道同志也都是這樣稱呼他。

實際說來，他還真的是和抗聯的父親一樣。因為那時，由哈爾濱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會往外縣派遣許多的先進工人，和知識份子的時候，都是由李老頭領送到各目的地去。他的年歲已經很高，就是在一九三二年的當時，他已經是將近七十左右的人了。

當時，日寇的特務警察，和一些爲虎作倀的漢奸狗腿子們，對於各地旅行者的檢查和限制，是非常嚴厲的。同時警備網也安排得特別周密，爲了要掩蔽敵人的搜索和被識破起見，所以他常常與被他領送的人化裝，並約定爲父子，父女，或父媳關係。像楊靖宇，魏明勝，馮仲雲，趙一曼，張壽錢等人，都曾經裝作他的兒子，女兒或兒媳的。

他是長於世故又非常機伶的人，在城市中雖然有敵人們的警察和特務網到處追索，在鄉村中雖然有敵僞不斷的「討伐」部隊行動。但是，如果和李老頭在一起，就會很容易地應付過去而不致於發生

危險。所以中共滿洲省委每派主要幹部向外派這時，都是由他領送的，而且也非常的好心。

他雖然年紀很老，可是還很健步。他曾說過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從吉林到了長春，只費了一天工夫，這決不是他說的過火，因為他記「在一九三二年度，他在湯原縣和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同志比賽過。兩個人各帶了一斗重量能有幾十多斤的米，走了二十五里路。這回青年同志走得滿頭是汗，氣都喘不過來，却還被他落了四五里路。還有一回，我和他一起由湯原步行回過哈爾濱。我自己雖然不算得是一個念書瘦弱的女人，但是從來也沒走過長道，當時便和他一直走了二百多里，直到了通河一帶，走得我兩腿腳掌下都出了兩個大水泡，痛得我走一步一顫，並且連激骨縫般地難受，幾乎都有寸步難行之勢。但是，我自己也不示弱，咬着牙支着手仗，緊緊地隨着他。好不容易到了巴彥縣，他給我想了一個辦法，上街買了幾個烏索，去了核肉就在腳掌底下研了皮的水泡上，打好帆布，又走了不上半天，居然就覺得一點也不痛了，走道又輕快起來。當時我便埋怨他，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個好辦法，也免得我受這些苦，害得挨着痛走了二百多里地的道。可是他却有趣的回答我說：「我看你是不是個好小子」。我聽了之後，真是連氣帶笑地跟他走到了哈爾濱。

由於這次的經驗後，我在哈爾濱裏，一般說起來，我也成了走得很快的一個。

在一九三七年，我又在依蘭的北平爲了清道遇見了他，他和我說：聽說你現在已經走得很快了，我們再比一下吧——那時他已經是七十四五歲了，但是他還是在我的前面很快的飛跑，而我却又大大

的落後了。

他到過吉東，到過北滿，到過哈東和松花江下游，當時，游擊運動情形下的交通連絡是非常不方便的。他於是竟步行到了長白山，費了多少時間，吃了若干辛苦，終於在長白山的嶺嶺附近，把一軍的密營找到了，於是才又建立了互相聯絡關係。

他非常的好喝酒，可是從來不喝醉，不過喝多了以後，常愛捻着鬍子多說話，雖然這樣，可從未曾吐露過抗聯的半點機密。

他雖然不識字，但是他堅決地相信着中共的主張，他也相信中共黨官所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抗聯。是唯一能驅除日寇而救中國的。所以，他曾經爲了抗聯作了許多很重大的工作。

記得一九三二年秋，他在鶴立崗附近七號地方，一個韓國屯子裡割水稻，我那時正潛伏在這個屯子裡，企圖組織湯原反日游擊隊，因爲當時，漢奸、地主們都是威風凜凜地帶着武裝下鄉收租，並且對於交不上租的人加以毒打。於是我便趁着這個機會，發動了韓國農民，起來抗租。提出了「不向漢奸交一粒租！要組織反日游擊戰爭！」的口號。

結果韓國的農民及婦們都起來了，而老李頭組織了該村全部的中國雇農（割水稻的雇農）和附近的中國農民，起來同情這個抗租運動。因此，形成了當地中韓農民拒絕向漢奸納租的統一戰線。

中韓兩民族的農民，於是集合起來，到鶴立崗鎮，舉行了一次大的示威運動，把漢奸地主們都嚇

跑了。後來，我們就建立了徒手的湯原反日游擊，共同計劃着去繳收敵偽的武裝來武裝自己。

從此以後我就和老李頭更加接近了。經常整日整夜的和他談論。他也參加了訓練班，畢業以後他就要求加入了共產黨。

他說：「我在黑河一帶幹郵政許多年，我覺着老毛子辦法好，中國非得照老毛子學不可！」

他對我說：「我在東北各地鄉村都跑過，還沒看見過像你這樣一個大先生，刻苦地跑到這樣窮苦的鄉下，來告訴我們這許多抗日救國的大道理，我現在才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抗日救國的。」

他又說：「我一定拼着我的老命爲中國做事，我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我們大國人一定不能甘心做小鬼子的奴才。」

不久便真的賞了他的素願，作了一個共產黨員。

他到處是那樣的宣傳着，由於他老於世故的經驗，和有動人的口才。因此，他常常的能說到人們的內心深處，這樣，他也就能夠發展不少抗日救國會會員和共產黨員。

誰也不知道他的家鄉在那裡，和他有沒有兒女；同志們每每有向他打聽他的身世時，他很嚴守機密，從未吐露過。有時祇是洒些老淚，用些混亂的話來支吾過去。

可是只有我還比較知道一些。那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初的事情。我和他一起從湯原向金蘭濱走的途中，當我們路過通河時，他會望着松花江對岸方正縣附近瀋陽，脚步也遲遲不向前進，後來他才長嘆

了一聲說——：

「我是一個跑郵政車的。九一八事變以後，有一次于大頭（于琛澄）的軍隊抓了我的車爲他們拉了一車軍火，並且還有一個亡國奴在車上押着。我在走到江邊時，我把亡國奴打死了，把軍火都推封江裡便跑，以後永遠沒敢回家，後來日本鬼子和于大頭的軍隊到了方正縣，把我的房子燒了，老妻和兩個兒子都殺死了，從此以後我就家破人亡，流落到外邊，再也不能回到我那故鄉去了。」

他在當交頭員時，曾經幾次被捕，他在寧安縣某處被捕，但是因爲他年老，敵人竟不大注意他，所以他那一次偷偷逃出來了。在依蘭縣也會被叛徒所咬，受到了敵僞們的許多殘刑拷打，可是他到底咬緊了牙關，沒有承認和那個叛徒——金千萬（韓人）認識，所以敵人無法才將他放了。

最後他的被捕是在一九三八年，還是在依蘭。當時因爲依蘭的抗日救國會和共產黨的支部被破壞，他又被牽連了。他在獄中受了敵人們的毒打，用了鐵絲鞭子將他的背部都抽得稀爛，從鼻子裡灌辣椒水，煤油，把他那雪白而又美觀的鬚鬚拔光，至於用烙鐵烙他的皮肉等。但是他很堅強，始終未吐出一點口供，他只是承認他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當時在獄裡，還有幾個抗日救國會的青年學生，和他同在一起。他教導和鼓勵這些學生們怎樣的寧死不招，要怎樣不去屈服，要怎樣的忠實於自己的中華祖國和自己的黨。他把自己吃的東西，雖然很少，都送給他們吃，自己的棉衣送給他們穿，他愛護同志的精神可見一斑了。

後來，我們又聽見他被釋放了出來，因為他受過了嚴刑，出獄就病了。他只能穿了一件棉袍到抗聯裡來。裡面並夾了一封信，那上面告訴那些抗聯的同志說：「那些學生是被捕了，他們都能忠實於祖國和黨，要設法營救他們」。

在一九三八年，敵人在偽三江省的「肅正」和「掃蕩」。瘋狂的各地進行着，抗聯各軍不得不離開松花江下游而向各處遠征了。而該地一帶的地下組織，又全都被敵人破壞。我們大家所最親愛的老交通員——抗聯的父親，老李頭的消息以後就不知道了。

「八一五」光復以後我雖在各處打聽他的消息，但是總沒有打聽得到。他大概是死了罷！如果還活着的話，他今年該是八十二歲了，因為在依蘭獄中受了敵人那無人道的非刑，無論他是如何的健康，他已經再不能活在人間了。

他那剛強的面貌，他那雪白的鬚髮，是永遠能存在我的記憶中的。他是我們「抗聯的父親」，是我們「東北人民的父親」。

## 發揚馬斌式的羣衆工作

東北日報社論

在五月底和六月初東北日報上連續的發表了賓縣羣衆工作的介紹，賓縣的羣衆工作，就是馬斌所領導的，那些羣衆工作的報告，就是馬斌所寫的。現在我們把馬斌式的羣衆工作在這裡說一說。

馬斌同志是智識份子幹部，過去在華中任過縣委書記。去年十一月到松江軍區政治部主任運部長，隨野戰軍在剿匪戰鬥過程中做地方羣衆工作。在賓縣李家店、平山、王泉、八家子一帶除做宣傳、組織、救濟、清算等工作外還作了一些社會調查，向組織上提供了許多地方工作的意見，並要求做一個小地區內的工作。隊伍轉移到滿井打了土匪之後，他即召集僱農分積谷倉的糧，不是我們給羣衆散糧而是組織了幾個積極份子去領導分配，這些積極份子害怕土匪再來，地主報復，要求武裝自衛，我們即給了幾支槍。當隊伍要離開滿井時，羣衆要求馬斌同志不要走，他就留在滿井工作，羣衆替他放哨、站崗，組織了人民自衛隊。他從這些積極份子中，了解了社會狀況，知道地方槍械很多，即組織羣衆向地主漢奸家裡起槍。地主家的槍放在什麼地方，這些僱農都知道，連九一八前的槍，十四年來被敵偽搜去的都繳出來了。在很短幾天內，自衛軍即擴大了並全部武裝起來，深入了反奸清算鬥爭。在這個工作過程中，馬斌同志發現了東北社會的特點是武裝的農民反對武裝了的地主、土匪、



大排，鬭爭的規律是經濟——武裝——再經濟。他調查了解了賓縣的僱農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這個區域工作的發展，先由一屯一村做好向外擴張，反奸鬭爭很快的發展到賓縣西北廣大地區中。領導鬭爭開始只有一兩個老幹部，很短時間內吸收培養了一批僱農積極份子幹部，這些新幹部去新地區發展工作的作用是很大的。後來馬斌同志任賓縣縣委書記，只有少數幾個外來幹部，全縣（除邊沿少數地區）的農民鬭爭都開展起來了。

最近他帶領工作隊去陶賴昭戰區工作，在種種困難條件下，說鬭就鬭，也發動了羣衆反奸分糧鬭爭（見他寫的『陶賴昭工作經過』一文。）

馬斌同志是賓縣農民中的生龍活虎，他到那裡，那裡的農民鬭爭就開開了。他的辦公室內川流不息來往着各村農民的積極份子，農民當他爲自己人，見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隨便拉話。農民的心向着馬斌，當着冰天雪地過年時，農民拾來了野羊，不送別人，單送馬斌。

馬斌同志是我們東北羣衆工作的模範。在東北有各式各樣的羣衆工作，我們提倡馬斌式的羣衆工作。那末馬斌式羣衆工作的特點究竟在那裡呢？我們根據馬斌同志半年來的工作經過，提出下面幾點：

（一）下鄉工作，有兩種路線，一種是住在地主富農家裡，那裡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招待好，那

裡碰到的「村裡一切都好」。但是農民對我們工作人員的態度呢？四個大字叫「傷目而視」。這種路線叫上層路線。馬斌走的是另一種路線，叫下層路線。他出外工作。總是到最貧苦的羣衆家裡去住，不怕髒不怕爛，就在農民的炕上住起來。他要了解賓縣城內貧民有什麼困難，就到賓縣找赤貧的房戶家去住，隨卽就發現了房戶要求減房租，很快就發動了城內減房租，退房租的鬪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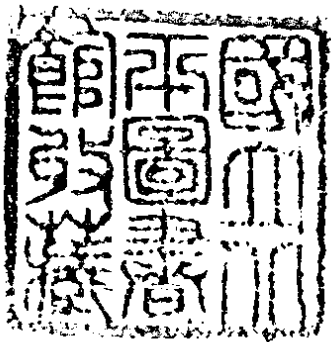
（二）領導羣衆鬪爭，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不問羣衆要什麼，就把上級決定的清算、減租、分配敵偽土地「傳下去」，結果常常是我們的決定與羣衆的要求，「牛頭不對馬嘴」。馬斌是另一種方法，他的方法是從羣衆的需要出發，羣衆要求清算卽清算，羣衆要求減租卽減租。去年冬季賓縣城內窮人沒柴火燒，但是上級決定上沒有「柴火」問題，施政綱領上也無「柴火」的一條，馬斌却不管這些「決定」與「綱領」，就去組織砍柴隊，親自帶領羣衆到南山到裡去砍柴，窮人去砍柴的各種困難（如沒有斧頭、靽靷鞋、大車）都協同羣衆一起解決了。山林地帶又有胡子，他又把砍柴與打胡子聯繫起來，把森林區的採伐權交給了農工聯合會。

（三），發動羣衆鬪爭，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一切都由政府和軍隊賜給羣衆所謂「恩賜」，羣衆自己則既不鬪也不爭。馬斌同志的辦法是另一種，一切推動羣衆自己起來幹，又鬪又爭。即使分配積谷糧這樣的事，也叫羣衆自己議自己分。賓縣減戶租的鬪爭，在鬪爭前與許多積極份子商量了對房主講理辯論的內容，討論誰人先講話，誰人接着講。用這個辦法，一切都是羣衆自己起來幹，又鬪

又爭，所以馬斌所到的地方，不僅那個地方的羣衆就鬧開，而且那個地方就出了羣衆領袖。

(四)馬斌同志的第四個特點，有接近下層羣衆的習慣，對農民一見如故，有說有笑，善於向羣衆學習，學到本地羣衆的方言，摸到羣衆的心理，對羣衆說話不是格格不入，說起話來能打動羣衆的心。許多幹部願隨他一塊去工作，他能調查又能研究，能想問題，過去半年，他在賓縣的羣衆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對於北滿及全東北的羣衆工作，都有很大的意義。他在開會時，不是一般的討論口號政策，而是從實際鬭爭的例子聯到原則辦法，一切好壞經驗，都加以比較分析，因此幹部覺得隨他工作，能得經驗，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馬斌同志的這種作風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我們提出每個縣委書記向馬斌看齊，每個縣要出一個馬斌，每個工作隊員向馬斌看齊，每個工作隊裏要出一個馬斌，我們要求到處有馬斌，馬斌到處有。



合江省政府教育廳審定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高 中 文 選

第 二 輯

編審者

合江省政府教育廳  
編 審 委 員 會

發行版

東北書店代理發行

27 42  
10/1/57

10/1/57

27 42